

七月詩叢

我是初來的

胡風
(選)





我是初來的

胡風編

胡風(選)

希聖社



複製美國
Lise Bischoff 女士
木刻作封面

目次

四年讀詩小記(代序).....	胡風	一
我愛那一幅旗.....	辛克	一
鬪爭，就有勝利.....	侯唯動	四
1 血債		
2 遺囑		
3 血底歌唱		
4 母親的大地		
5 戰地進行曲		
6 偷襲		
7 突破了圍攻		

8 今天

送北征……………鹿地亘 三

母親……………雷 蒙 三

失去了的兩個蘋果……………綠川英子 毛

女人之子……………又 然 七

春之歌……………林 稍 共

我是初來的……………鍾 瑄 〇

綠色的春天……………山 莓 〇

1 綠色的春天

2 紅色的知更鳥

3 蒲公英

4 河岸上

滾車的人.....魯沙 八

冬天.....白沙 四

躍進.....艾漠 一〇

1 走出了南方

2 在西北的路上

3 夜

4 馬車

自己的催眠.....艾漠 一〇

西班牙.....徐明 二三

種子.....羅崗 二六

四年讀詩小記

胡



——代序、並作爲七月詩叢底引言

從戰爭爆發到去年夏間我無聲地和七月底讀者告別了爲止，說四年其實還是不到一點的。

在七月第一期（上海版的週刊），那打頭的第一篇是詩。這並不是故意標新立異，或者存心和看不起新詩的諸君子爲難，硬把詩推到首席上去；在那樣熱情蓬勃的時期，無論是時代底激流或我們自己底心，只有在詩這一形式裏面能夠得到最高的表現。這所謂最高的表現，當然是就作者當時的能力限度上說的，在今天的詩論家底「技巧論」的天秤上面，那些詩本身也許只不過等於空氣。

接踵而來的事實給我證明了一般的情形確實如此。一些既成的詩人開始了壯麗

的歌唱，讀者投寄的詩稿漸漸現出可驚的數量了。人民底情緒開了花，感覺最靈敏的詩人又怎樣能够不經驗到情不自禁的、一觸即鳴的心理狀態呢？詩多起來了，更多起來了，更多起來了。這固然使編輯先生們搖頭嘆息，但另一方面，像投身極目莽莽的春野，如果心情稍爲舒暢一點，低下頭看一看，卻正可以隨時發現色香移人的、使這大地生光的花朵的。就我自己說，作爲一個原稿底讀者，常常受到了一種喜悅感底襲擊。於是就產生了妄想，以爲我們底詩將有一個新生的時代（不用說，也是以爲我們底全的文藝領野將有一個新生的時代的）。因而在立意的叢書裏面特別把詩分開，想單獨地用一個詩叢和讀者相見。這就不但是故意標新立異，而且也是存心和看不起新詩的諸君子以及視詩集如狗屎的出版家爲難的。因爲，在一些正人君子和百個之九十九個的出版家底面前，新詩受過怎樣的侮辱，吃過怎樣的苦，我是略略知道一點的。

但正如大家所常說的，理想碰不得現實，你想打一個「反巴掌」，但出版家卻有的是鐵門。你撞得開麼？他們簡單地用着老武器：不要！碰了幾碰，廢然而返了。

III

還不到我們雪恥的時候呢。

恰好上海一個小書店的老板因事到內地來了，要約定一些稿子在上海出版，他斷定凡抗戰書必賺錢，又似乎信任地斷定我們要出的詩集一定是「談」抗戰的，於是欣然接受了。那麼，好，就編去試一試罷。手頭能够馬上拿出的是三本，其餘的像在行囊裏而氣悶了好久的北方，已由作者從伙食費裏節省出一點錢自費出版了，像給戰鬪者等，一時還不能整理完備。

然而，重慶與上海相隔得這樣遠哉遙哉，真是談何容易。首先是，老板不肯實行贈一付紙型給我們印發內地版的約言，一味含糊糊地推諉，在內地的我們看來，稿本寄出去了就像投入了大海；接着就說沒有排印的資本，但又忽發奇想，說稿費數目到底小，還付得出，稿子還要收，等抗戰勝利了以後，大批出版，一定可以暢銷云。碰到了這樣的偉大事業家，人不好苦笑麼？

苦笑以後，再想辦法，重開談判，費了不少周折以後，算是終於硬要一個在上海經營小出版社的友人把那三本底紙型購收了過來，重新計劃出版。但他底條件

是，詩叢冊數只能佔文叢三分之一，而且每本不能超過一百面。好罷，少總勝於無，而我們又是連小詩人都不够格的，不但萬行，連千行的雄心都很少有抱過。於是就又寄出了兩冊稿本。但好像人事真是受着運氣底支配似的，寄出了以後，香港的轉信人不知道爲什麼吃了官司，給香港政府捉進了洋牢，那兩冊稿本連尸骨都不知道爛在那裏了。直到去年我到香港以後，由於一二友人底鼓勵，才又立了新的計劃，但還沒有實現就被太平洋戰爭底砲火打成了灰燼。

就是這麼一個丟臉的故事。

但另一方面，雖然也經過了波折，雜誌總算是若斷若續一斷一續地在拖着，因而新的詩稿也就不斷地湧到了。我接着它們，讀着它們，在它們裏面受打擊，受鼓勵，在它們裏面掙扎，呼吸……。不過，實際上發表出來了的底比數是很小很小的，小到了近於慳吝的程度。關於所以不得不這樣了的原因，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清楚，現在只想略略提到一兩點。

時代既在經驗着脫胎換骨的苦痛和迎候新生的歡喜，詩人普遍地受到了情緒底

激動正是當然的，但激動的情緒並不等於詩人用自己的脈搏經驗到了，用自己的語言表現出了隱伏在表皮下面的、時代底活的脈搏底顫悸。

其次，新文藝雖然建立了一個傳統，但由於反封建鬪爭底不徹底，這個傳統其實並不是怎樣堅強的。一方面背着封建的殖民地底雜質底負擔，另一方面是反對者們底惡意的擾亂和好意的讀者們底過度的寬容，再加上批評精神底不發達和文藝市儈們底逢迎手段，這就使得新文藝經常經驗着一種混亂狀態。爲了減少以至反抗這種混亂，負有組織作用的期刊就應該在可能的限度內採取比較謹嚴的態度。負的力量底減少就是正的力量底加強，移去可以分散注意力的雜木就可以使好花底存在更顯著，更凸出；戰鬪底要求非打掃戰場，把可以擾亂戰鬪情緒的傷兵敗卒盡量撤退不可。

我們發表得少，少到近於慳吝的程度，其實正是尊重作者，把他們當作新文藝運動裏面的同志的原故。

但雖然如此，比較其他的刊物，七月上面的詩還是最多的，這就引出了若干小

小的插話。例如，我們有時把詩放在打頭第一篇，有一次使書店老板奇怪了起來，親自念了一遍，念了以後對我說，「我看這些話也平常得很——」我當然只好望着他笑，好在那一期並不特別賣不出去，使他蝕本，而我們又不像編輯專家似地，事先把題目、作家和體裁都向老板預約定了，「我看這些話也平常得很」的詩，那以後還是照常發表了下去。

但頂惹麻煩的還是對於詩的態度的差異，這從詩人朋友裏面招來了很多的非難。關於這的插話太多了，現在只想提到兩個。魯藜底延河散歌發表了以後不久，適逢有一個我沒有參加的詩人集會，談到這些小詩的時候，除了僅僅一位詩人是例外，全體都斷言那不是詩，把那樣淺薄的東西發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實在非常可笑云。另一個是，有一位文壇歷史很久的詩人從戰地寄贈了幾次稿，但都沒有發表，後來他到了後方，向一位詩人說：「胡風對我有成見，有成見——」……

在四年中間，事實上我們就是在一種「成見」底艱辛裏面跛着腳走了過來的。想不到在我們臨陣逃脫了以後的這一年多，風氣居然有了轉變，專門的詩刊既

可以免強在書業市場上存在，書店也間或肯收買詩稿。這是出於詩工作者們底艱苦奮鬥得來的、讀者們對於詩的一點信任和希望，雖然是好景但也許不常罷，目前就有把若干年前的譯詩胡亂剪成集子出版，因而吃得腦滿腸肥的投機家出現了。但我們總算趕上了尾巴，也就不妨趁這個機會略略一回顧。

這本選集也就是回顧底結果。本來在七月上出席過的詩人共有三十九位。但除開這裏的十四位以外，其餘的像鄒荻帆，田間，艾青，天藍，莊湧，孫錕，魯藝，S. M.，彭燕郊，冀沔，杜谷，已各有專集，像蘇金傘，袁勃，方然，A. S.，楊雲璉，艾烽，史翰，蓬麥哲，倪受乾，史螺，芸，丹輝，方冰，或者因為他們正在創作上活躍，已有或將有更大的發展，那時候的作品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或者因為他們底作品在當時雖然能和讀者相應，但經過時間底沖洗和詩本身底成長，因而光采漸淡，所以都不錄。

計算一下，在這三十九位詩人裏面，十之七八都是第一次和讀者相見的。這也就替我們底「成見」作了證明，爲了「成見」，我們不得不在茫茫人海裏面向未知

的友人們冒昧地伸出手去。這在文藝刊物輩出，成名作家應付不來的今天，固然不足爲奇，但在當時，這「成見」是得用忍受不少的誤解和責難做代價的。

卽如這選集裏的十四位，除了我們底日本人鹿地互以外，就都是初來的，至少在詩上是初來的。這些初來者，並不是那以後都走上了詩人的道路，有的沉入了艱巨的實際戰鬥，有的被困苦生活所淹沒，有的就此噤了歌喉，但當時他們卻都各各從生活底深處唱出了真誠的聲音，至少在我聽來是真誠的聲音。如果詩人不應是一個技術家，如果詩不應是一種專利的職業，那我們對於這些有的甚至只唱一支歌的歌人的懷念，也許不算侵犯了詩底尊嚴罷。今天，詩人可以裝得很神氣，有的放潑撒嬌，聲稱自己的詩句長得多麼偉大，他底一首非要拿別人十首多的稿費不可，有的自視如關係全軍存亡的大將，要編輯人用急電向他報告詩壇情況，有的自視如裁決整個軍機的參謀總長，凡有詩人會談，卽未被邀請也要破門而進，有的把詩當作可以傳贈的私產，以爲老婆跟着自己也是詩人乃是天經地義，有的爲了誰都應該佩服的感情豐富而亂追女人，有的爲了誰都應該同情的賣錢吃飯而亂出詩

集，……好像他們認為這個詩壇是一個鋼打鐵鑄的舞台，無論怎樣跳舞都不會搖動似的；但在當時的這些初來者們，卻沒有這種幸福，他們只是被一種生活戰鬪底欲求驅使着唱出了歌聲，發自肉體的胸脯的活人底歌聲。由於他們和若干位堅強不息的先行者，在一個艱難的期間，新詩保持了健康的色澤。鑑往知來，這是我終於再編印了詩叢，並選集了這一本的原因。

當然，在風氣轉變了的今天，詩底發展應該是一條大河，我們這一點工作也許不過是一條山澗甚至一條泥溝，但如果摒棄了一切山澗和泥溝，大河就只好枯竭。看目前的情形，有的詩人窮追「技巧」，有的詩人拚命談玄，有的詩人初有成就就戴着紙扎的月桂冠在「詩壇」上盪來盪去，……他們對於詩是忠誠而且固執的（忠誠到嘲罵那暫時放下詩集去看看報紙的人為俗物），但獨獨離開了產生詩的生活土壤，丟掉了生活實踐裏面的真誠的意志或戰鬪欲求。如果詩底生命是人生戰鬪底凝晶，那麼，這些從生活深處發出的初來者底歌聲，它們底誠實，它們底質樸，它們底粗獷，也許正值得詩人們一顧。這也是我終於選集了這一本的又一個原因。

當然，詩人底聲音是由於時代精神底發酵，詩底情緒的花是人民底情緒的花，得循着社會的或歷史的氣候；開了的要謝，要結果，而新的要發芽，要含苞，要開放，而它們也要謝，要結果……。這說明了詩人底生命要隨着時代底生命前進，時代精神底特質要規定詩的情緒狀態和詩的風格。從這一本我們就可以感到人民底覺醒狀態和覺醒方向，也可以感到詩的風格是怎樣地現出了不同的形容。對於豐富的時代，這些也許還不過是微弱的紀錄罷，但總算是有了紀錄。這也是我終於選集了這一本的又一個原因。

就這樣地，我冒昧地邀請這些詩人同席了。

那麼，讓我「寒暄」幾句罷。一件工作，無論是怎樣小的工作，要在艱苦裏面支持得住，總得有鼓勵的力量。我不能忘記遇着了諸位未知的友人們的時候的歡喜。由於久別，我已經不知道你們大半的去向了，所希望的是這本小書能够傳到你們底手裏，而且能够得到你們底回聲，即使是責備的回聲。



我是初來的

——十四詩人選集

我愛那一幅旗

辛克

用血與愛交織着

那一幅旗呵

曾掀起了無比的燦爛和史績

如今

在你曾飄揚過的

廣漠的土地上

印上了齷齪的

血腥的蹄跡

家鄉在火舌下變成了灰
樸實者的生命是墨黑的……

爲了你

血與頭顱都匯成了潮

——把野獸們埋葬的潮呀

你

飄在苦難的心地

飄在海一樣的

狼籍着屍身的戰場

飄在山叢的金色黃昏里……

這該是「安眠」的時候？

在塞滿了骷髏的胸前

銀色的刃絞碎了它的肺腑

——黑色而臭的肺腑！

腥風里

帶來了溫柔的黎明

帶來了春的彩色

——把生命放在春的節奏裏

把骨肉在彈花中化成泥……

那一幅飄蕩的旗啊

用血和愛深深交織着的……

關爭，就有勝利

喉唯動

血
債

春天，

一樣地

沒有溫暖，

像討債人底臉

冷冰冰，

又難看。

透出殘雪層的

——迎春花

開了！

那金黃的

生在血跡里，

象徵着鬭爭就有勝利。

「血債

必須用同物償還，

拖欠得愈久，

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魯迅）

世紀的紀錄里，

滿印上我們底血滴，

今天——

便是翻轉的起頁！

把慘痛的過去

算一算吧，

另開下一篇賬冊。

起來，

被壓迫的人們，

我們

把握着

全世界血的債權，

聯合起來，

債主底陣線，

拿好啊
血寫的清單。

要收賬，
拿起鎗桿，
叫他們

——我們底敵人
照碼十足地還，
本和利
要一期交完！

這
囑

白樺

赤松

仍舊粘着雪片，

枯枝交織着

森林底銀色線。

林深處的蒼鷹

聲聲地叫喚，

那尖厲的歌唱

怪淒涼，

呻吟着

在山坡上：

孩子，

我就落下鬪爭了一生的
最後一口氣，
現在要特別吩咐你，
並不是沒有遺產，
只爲了
全被敵人佔據。

可是，
也在你呢！
只要肯爭氣，
那兒
不是肥大的土地？

現在，

只有卸給你

沒完成的負擔，

忘記我，

扛着上前！

孩子，

拿起我們底槍吧，

這殺過

多少敵人的武器，

這是我

丟給你的

頂現成的東西。

沒走完的路呵，

踏向前，

有一點氣，

就幹！……

去吧，

看大隊走得太遠；

死了沒有悔恨，

我永遠閉上眼……

血底歌唱

山邊

凍凝的血塊
變成蘚苔，
綠膩膩地
遍山野。

陰濕的煙霧
從山縫裏噴出，
掩了枯茅

——我們底住處。

這時候
山林里、原野上
吼起了

血底歌唱：

抗爭的熱血

把雪里的沙粒凝結，

踏着這血跡呵，

去！

我們是

——民族解放先鋒隊！

奔放了的血瀑

溶解了凍野，

溜着冰崖，

向敵人射擊！

我們底忿恨呀，
跟着槍聲迸裂。

沸灼的血液

在週身尋找出地，

母親的大地呀，

你餵養了它，

現在，

還給您

——依舊還給您！

破碎的血球

是熾熔的鐵液，

我們底旗呀，

血祭您！

爲了民族革命戰爭，

坦然地行這個禮，

向着您呀，我們底旗！

母親的大地

下山游擊的弟兄

得到了農村交通員底

報告，

他說：

火藥氣味

跟淡蕩的春風

遍地迷漫，

砲烟遮了

柳城新綠

嫩江寒，

鴨綠江邊

沒有半隻鴨子

在水中浮沉

草裏竄，

激流里

只劃過敵人兵艦，

截擊的兄弟們

在蘆影深處伏潛。

他說：

清明時節

別下山掃墓了，

祖墳

全被子孫們

在冬季

利用了作戰，

衝鋒冒血的時候

掘成了起伏的壕塹。

兄弟，姊妹，

只有多殺幾個

踏青的敵人，

對着我們底祖墳

遙遙地血祭！

他還說：

菜花黃如金，

蜜蜂嗡嗡叫，

桃花紅，

李花白，

壠頭蛟蝶亂飛，

燕子輕掠着池水

唧唧，咕咕，

一陣風過，

無數的縐紋起，

咱們手栽的樹

也一樣地

吐出了葱葱的綠意，

兄弟，姊妹，

下山來吧，

親近親近

咱這母親的大地！

他走了幾步

又轉來說：

麥苗怪嫩綠呢

經過了幾回細雨，

咱們勤苦的兄弟姊妹，

又忍辱地

勞動在和風里，

親愛的姊妹，兄弟，

春色遍地了

下來吧，

拔掉那飄在

咱們地上的

——太陽旗！

幾個朝鮮的兄弟，姊妹，

聽得流眼淚，

我們唱起了

撲滅他們的歌曲：

起來，

全世界鬭爭的伙伴

用我們這鐵的套環

扣成一道爭自由解放的鏈，

侵略陣綫

到了

最後掙扎的時候，

趕快起來

把他們撲滅吧，

完成這最後的一戰！

戰地進行曲

常常襲來

暴風雨的六月天

進攻和抗爭的火焰
遍野燒燃。

夏季是浪漫的，
到處洋溢着

自由的氣息，

小河里

我們洗澡，

樹蔭下

綠草里

我們躺着睡。

生病的

帶衫的

玩弄着榴花

——紅得像一朵一朵的火，

激動地聽着

隊員們底慰勞歌。

狂風吹起土霧，

松林中一片濤音，

像是千軍萬馬奔騰了，

呼嘯着前進；

女騎士們唱着

九一八，

在風里翻滾着，

營地上

響起了清亮的歌聲。

在密集的枝杈上，

像我們底始祖一樣

累架起巢營，

濃葉掩護着我們，

架起槍

防禦偷襲的敵人，

還射擊他們底空單。

靠它

我們也保護這森林，

不讓敵人伐去，
裝到日本。

我們愛唱

新的太陽、新的土壤，

我們需要陽光，

因為它

射進熱流

那尖銳的光芒，

把我們底皮膚

鍛鍊成鋼。

田野里

充滿着豆香，

我們嗅着，

心頭發癢，

抹着汗，

揩掉粘在皮膚上的花粉，

在豆田里伏住

描射那騎馬下鄉的敵人。

母親的河流——乳汁，

養出高粱

孩子們鬪爭的青紗帳，

孩子們底城牆，

在交通網

捐着槍

來來往往，

看見敵人就放。

偷
襲

楓葉紅了

雁南飛，

一陣陣的樹葉

墮地了，

變成泥。

秋蟲唧唧

遠地燐火閃爍，

天空那麼高麗

前哨的兄弟們

架起火

把午夜點綴，

這時候

我們偷襲去。

出發前

唱一支偷襲歌

黑天暗地，

夜會使我們勝利，

偷襲，

趁這時機！

夜

我們底天下

藉着它底掩護，

我們迫近了敵人的身邊，

上起刺刀，

愛惜子彈，

硬撲，

浪砍！

消滅了敵人，

立刻打轉。

凱旋的路上，

天亮！

突破了圍攻

從冰帶吹來

十月的風，

雪

滿了大地，

也滿了樹林，

我們

化整爲零

突擊圍攻的敵人。

四面逼來了

敵人底輕騎，

要撲滅我們，

佔領我們底根據地。

這是最後一刻呀，

兄弟們，

我們

我們要反抗這壓迫，

我們

我們要戰鬪到底！

拚吧，

用最後的一滴血，

我們要

要冲破這人造的鐵堤！

見了偽滿軍，

我們就高叫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親愛的同胞

就紛紛反正，

遭遇了日本兵

——那些被迫來的人民，

我們底日本同志就喊着

「士兵不打士兵！」

「中國人民不打日本人民！」

到夜里，

政治人員全體出動，

在戰區底電桿

樹幹

牆上，

貼遍了中|文|日|文的印刷品。

今 天

六年來，

我們在不斷地

翻山

過水

忍飢

受寒，

苦戰到今天。

衝破了

敵人五次的圍攻，

血染的抗日大旗

依然在驕傲地招展，

跟着我們底抗爭，

抗日的潛力

遍佈在東北四省，

這是給倭奴埋下的炸彈！

一九三六年初起草

一九三七年底完成

送北征

鹿地亘

去吧，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匆匆地——默默地收拾着行裝的

你們底胸膛的鼓動，年青的歡喜，

是怎樣地搔動着

我底躍動着的血呀！

去吧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在這裡，是不屬於我們的

權力下面的苟安：

溫暖的太陽，澄清的海，

不知季節的南國底花

怠惰地開着；

在瘴氣里醞釀的奴隸底和平

腐爛着新鮮的生命。

哦哦，朔風喲！

我在待望着，

待望着你吹送來的訊息

哦哦，每天每天，

像那從原野從山岳

騰舞上去的砂塵一樣

向八方衝擴的朔風啊，

泛濫地吹吧！

捲起戰鬪的激情吧！

再也恰當不過地，人們

把你叫做八路軍。

倭寇呵，誇耀吧，你底砲火，

沉迷吧，你底妄想，

說是皇威要和砲烟一同

把大陸掩蔽。

但是——等着看吧

滿野的風，馬上

會把毒烟吹得無影無蹤，

在冰雪里閃耀的山峯

會留下莊嚴的姿態的。

儘量地表演吧，把你底寒倉的威脅

那瞬時的砲烟！

直到枯盡爲止，儘量地表演吧，

把那和你底妄想一起。

直到你底夢

在冷酷的北方底魂魄里面

冷了爲止。

去吧，

梅阿，黃阿，陳阿！

朔風在招喚你們。

把你們底燃燒的激情

用冰雪的心武裝起來吧。

去吧，和朔風一起，

用堅決的心

去把兇烟吹散！

不久——時間會來的，

山野底冰溶解，

黃河底水增高，氾濫，

要把洶湧的新生命

伸流到平原，

伸流到在苟安里睡着的南方底海邊吧！

要把充滿了歡喜的生命

氾濫，沸騰的吧！

然而——現在是冬天，

山呵，野呵

用冰雪底心武裝起來吧！

去吧，

梅呵，黃呵，陳呵！

朔風在招喚你們。

哦哦，那聲音——

是在所有的胸膛里面
喚起回聲的地壳下的雷鳴。

(胡風譯)

母親

母親在生前

害怕着兩種生物

一種是臭蟲

另一種是——兵

每逢

遠遊的父親

帶着更多的白髮歸來

或在清明節

雷蒙

下鄉掃墓的哥哥

帶回了一身塵土

都少不了要訴說

關於臭蟲的故事

而母親

第一件事是

吩咐將換下來的衣服

在水裏浸一個三天五日

母親不讓那些吸血的生物

存留在被戰爭吸過血的家中

在母親底眼裏

臭蟲和兵是同一的東西

然而

（是一九二七年）

當怕兵的母親

看見最小的孩子

也穿了軍服回來

就像捉住了一個臭蟲似的

說——

「脫下這衣服吧，

不用再去了！」

而我 本來不能再去的我

就此把軍帽壓住眼睛

孩子氣的啜泣了起來

從此我又穿起舊日的衣裳

在古舊的 然而沒有臭蟲的屋子裏

在古舊的煤油燈下的夜晚

伴着躺在古舊的搖椅中的

母親 談着古舊的傳說

當母親翻着歷書 解說着

「是月也 雀入水爲蛤」的時候

我心裏就杜撰了一個故事

一個「螞蟻變成了臭蟲

又和別的螞蟻鬭爭的故事」

嚙嚙地告訴了母親

母親說

螞蟻可以戰勝臭蟲

但不會變成臭蟲 因為

一個是吸血 一個是辛勤的工作

愛好螞蟻的母親

是更愛好工作的

撫衛過兒女們的童年的

那雙多繭的手

曾接受了書香世家的傳統

而粗布衣 無盡止的操作

對勞苦者的親切的同情

更深地給予兒女們的

母親底教養的過程

是代替了催眠歌的詩韻

是田園生活的皈依

是討厭臭蟲的潔癖

母親 遺留在我記憶中的

是帶我到古城上看大江澎湃的母親

母親 遺留在我氣質中的

是扶了鋤頭在庭園裏種瓜種菜的母親

可是我終於離開了母親

以討厭臭蟲的心境

在充塞着多樣的臭蟲的都市中生活着

我沒有告訴母親

那些吸血者殘害着人類的情形

但是却接到了

母親被吸血者損害的家信

信上說 故鄉有敵軍過境

連我的書室也做了他們的行營

母親爲了收拾我的書畫

在慌亂中跌壞了腿……

這消息 宛如床上的臭蟲

使我潔夜的輾轉不寧

母親不願兒子成爲吸血者

但世間徧有無數的吸血者

母親祇願過着簡樸的生活

但簡樸的生活也受了掠奪

我不能忘記

在母親病重的時候

我回來了 在母親底床前

聽見早已不能言語的母親

清晰地喚出我底名字

我永不能忘記

在母親臨終的前一日

三個士兵來到我底家里

騷擾着 強索着什物

我看見 在與死神掙扎的

母親底痛苦的臉上

現出比死亡更淒厲的恐怖

——對於人類底厄運的恐怖

母親啊 在你底棺前

兒子曾默默地宣誓

你生前我是一個軟弱的被吸血者

你死後我却要以生命與吸血者鬭爭

於是我又拿起了畫筆

拿起那畫過花 畫過光 畫過愛

也畫過母親慈顏的畫筆

蘸着母親生前的痛苦

描繪着千萬個被殘害的母親底痛苦

蘸着自己心頭的熱血

描繪着千萬個被吸血者底熱血

有時 苦悶包圍了我 消極怠工

但將我解救了出來的

是母親遺留給我的智性

和時常出現在夢裏的

母親底嚴肅的面容

母親 你生前對兒子的苛責

正是我現在對自己的苛責

母親 你生前愛好真理的光輝

正是照耀着我生活的光輝

當母親死後的第五年

中原佈滿了熾熱的烽烟

在吸血者膨脹的胴體之前

被吸血的中國也穿起了軍服

穿起了爲自由正義而戰鬪的軍服

而且在爲戰鬪而流下的血液裏

洗滌了軍服上過去的髒污

而這血 正是千萬個被殘害的父母

和千萬個被犧牲的兒女的總合體

穿上這染血的軍衣

恰如舉在進化着的人類底頭上的

悲壯的 又是美麗的大旗

母親 我記起沒有向你解釋的

那個「螞蟻與臭蟲鬪爭的故事」

——如果螞蟻穿上了軍服

母親一定不討厭這種軍服的

於是 我就走了

捨棄了那失去冬衣的

在冬日的異鄉流浪的父親

經過了幾萬里苦難的行程

投入在戰鬥的熔爐裏

當我再一次地穿上軍服

第一個想起的 是怕兵的母親

是淪入吸血者手中的

沒有下葬的母親的遺體

雖然 我不難從受難者的白髮中

認出母親生前的白髮

但受難者奔突流離

更甚於母親生前的痛苦悲悽

我羞於這沒有塵土的新衣

母親 如果你知道

穿了軍服的兒子底武器

依然是一枝畫筆

你是沮喪呢還是歡喜

母親 在這峭寒的冬夜

透過這北國的雪的山野

我遙矚着江南的故鄉

遙隔着那黯無燈火的

你底住所底門窗

和瀰漫在窗外的吸血者底硝煙

母親啊 你不用恐怖

犧牲者底血也決不會白流

總有一天 勝利到來後的一天

如果不死 我將回到你底棺前

脫下你曾不喜悅的軍服

(而人類也都將脫下它)

將這醜惡的人類的蛻壳

焚化在你底面前祭奠

母親啊

你會相信有這一天
母親啊
我們在爭取這一天

一九三九、冬。

失去了的兩個蘋果

——病床雜記

綠川英子

在招受着陽光的走廊上，我做着照例每月一次的，對於母親的特別服侍。

今天多麼怪呀，一向總是不到一點鐘就拔完了的白頭髮，現在拔了這久，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拔越多了。

——英子——

一直悶着不做聲的，非常疲乏了的鏡子裏的母親，用從沒有聽見過的嚴厲的聲音喊了。

了？

——媽媽特別給你的蘋果爲甚麼兩個都不見了？

——媽，但是……

我怨恨地把手送到了自己底蒼白的兩頰上。

——在上海還有一些的，但後來在廣州，在漢口，在重慶，都沒有，終於吃掉了呢……

母親什麼也不說了。我也使氣地不願意做聲地動着手。白頭髮越來越多。怪呀，差不多全頭都雪白。我忍不住叫了起來。

——媽！

不答應。

——喊你也不……

我一半發氣一半撒嬌地把手扶在母親底瘦削的肩上，俯下去看她的臉。

啊呀，不是媽媽，是石膏像。冷的，冷的，冰一樣……。

一瞬間，醒了。

頭腦心戚戚作痛。胸脯上膩膩地冒着粘汗。

週圍的燈都閃閃地眯眼

爲甚麼，只有您底窗子

寂寞地像瞎了的瞳仁一樣，沒有光呢？

媽媽呵

穿過嫩葉拂來的春夜的微風

當會溫和地在愛撫

您底沉鬱的頭，

在黑暗里面也現着微白的庭前的沉丁花

當會用那甜密的香氣

柔和地在擁抱你底憂倦的身體罷。

不 我知道

在緊緊地關着的玻璃門

重重地吊着的天青色窗簾底後面，

您用着靜脈凸起的容易打顫的手

在旋轉無綫電收音機底開關。

您頂喜歡的三味絃底哀調停止了

噤噤，略略……

雜音弄焦燥了你底神經

然而，不一會

越過無數重的海、山的電波

要把您常常在身邊聽慣了的

那聲音，

像羽毛長成了的小鳥一樣

從您底懷里飛走了的

女兒底聲音，

清悉地送到您底耳里。

每晚每晚，在播音機的前面

站着的我

有時候被想叫一聲

——媽媽！

的衝動抓住了

心里一抖。

但接着的一剎那

在我底眼前浮現的，是

悲傷的 疲乏透了的 饑餓的

怨恨的 憤怒的

各種各樣的無數的面孔

——男的，女的，年青的，年老的。

媽媽呵

您是我底唯一的，最愛的，

但我不能夠僅僅是您底所有。

在這個殘忍的戰爭底正當中

你已經不會命令我

雖然被眼淚，嘆息，咀咒包圍着，

也只要把您和我底渺小的幸福，

偷偷地享受罷。

「失去了誇耀的大和撫子」——

法西斯代言人底毒舌

還有週圍的無情無知的

人們底白眼

使你就是沒有這些也已經衰弱了的心

更加痛苦。

然而，媽媽呵

請張開眼睛仔細地看一看英子吧！

對於弱小的，貧窮的，被損害的人們的愛

對於一切虐待他們的東西的憎恨

——從您得到的這尊貴的

「誇耀」，至寶，

就是一點點也罷，我什麼時候失去了麼？

您底女兒不應該失去

但終於失去了的

僅僅是——兩頰底紅潮。

前幾天

我爲了尋找失去了的那兩個蘋果

到M溫泉去了一次，

在綠的大地上閃閃地燃着的陽光

在前面突然展開了的菜花田

淡紫的蠶豆花放散出來的惱人的香氣

使疲勞了的我茫然了。

啊啊，這不是

我過了少女時代的K村麼？

這不是

抓住您底長袖子

一面唱着春來了春來了

一面跳着跑着的那個野地麼？

——不知道有戰爭的永遠的桃源——

但我却比預定更早地

匆匆地回到了人多灰塵多的街市。

是不是回憶使我住不下去了呢？

從北到南、從東到西

在這個沒有止期的流浪的兩年中間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我兩頰上的蘋果不見了。

然而我知道

把它們搶去了的是誰，

而且 這個可恨的手

和那個把這中國底，祖國日本底

千千萬萬的青年們和孩子們底那些

殘忍地搶去了的手，

正是同樣的一個。

我 我們

非把被搶去了的東西搶回不可。

然而靠着暫時的蒼白的「休養」

那怎樣能够得到呢？

媽媽呵

雖然可怕，但閉上眼睛塞住耳朵是不行的
只有從燃燒的鬪爭底熔爐里面
總有一天吧，我們一定會奮取回來的。

然而，媽媽呵

就是您底女兒永遠地失去了

從您得到的蘋果，

但也請您不要見怪吧，

因爲那只是爲了

要在這大陸，那三島，以及整個大地上

永遠地豐富地結成光輝的紅的蘋果

因而未到時候就凋落了的

無數個無數個里面的僅僅兩個的原故。

一九三九、四月。

譯後記：

綠川英子，這個日本的反戰鬥士，對於中國讀者並不生疏罷。但當作一個作家，不但在中國，連在日本都不大被人知道。田間在七月第二集第十二期上發表的小詩給V. M.就很少有讀者把V. M.和綠川英子這兩個名字連在一起。然而，在世界語文學裏面，她卻是一個努力的作者，V. M.就是她世界語筆名底頭字。用這和

保衛人類和平的反侵略力量一同奮鬥的世界語，綠川君向全世界人民傳達了被壓迫的日本人民心底聲。

戰爭爆發以後，她英勇地和我們一道站上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前線，雖然她爲了達到這願望還經過了一些波折。除了依然用世界語向全世界控訴以外，每天晚上還站在無線電播音機前面，用「越過無數重的海、山底電波」號召她祖國的人民起來反抗軍閥法西斯底犯罪行動。她底鬭爭引起了日本軍閥法西斯們底恐怖，終於在她底臉上寫上了「賣國賊」的標記，報紙關於她的記事底標題就是「失去了誇耀的大和撫子」。「大和撫子」，是日本統治者對於他們認爲可誇耀的日本女兒的尊敬的稱呼，但綠川君這份權利，卻被法西斯代言人剝去了。

但她依然是默默地戰鬪着。池田君說：「她呀，了不起，總是不聲不響地做。」是的，她是不聲不響的。然而她終於也叫了出來，從這裏，我們不是親切地感到了夜靜時一個人站在逐去了一切市聲的靜悄悄的播音室裏的她底心，愛祖國的心和愛正義的心底，女兒的心和戰士的心底混然一體麼？

胡風 四月二十二日

女人之子

又
然

我小小的時候

要從妹妹的手里去搶糖，

母親就送給我

一個月亮。

我說：「那就把月亮摘下來
掛在走廊上。」

「這太亮了，」母親說，

「我的孩子，

仍舊掛她在天上

照遍全天下，

雲彩保護她，

人人看見她。」

天上夜里掛月亮

海水不流錯方向；

我的心中照着

母親的

明亮的話

我的血不流錯方向。

我走遠方

像溪水衝進了

大海里的波浪；

清晨黃昏

母親祝福：

遠方的孩子，有

清爽的天氣

健康的身體。

但願海那邊

母親的白髮

也康健，

海那邊

我家的灶屋上

依然有屋頂，

有炊煙，

風箏飛過，
候鳥飛過。

但是

屋頂碎在地下了，

郵差不再來，

敵彈飛過，

敵機飛過！

忍受難產的痛苦

母親給了我

第一次的哭聲

一個人來到人間的宣言；

我的聲音

要永遠

像第一次的哭聲那樣

莊嚴，

爲我的痛苦的

母親和

母親們的痛苦

說真話，

去爲不愛真理者

而痛哭。

春之歌

林
稍

透過了黑暗底籠罩

與慘白的冰雪底封鎖

從阿爾卑斯山底那邊

你踱着悠徐的步子

帶着嘻笑地來了

——在我們新生的國土之上。

於是，原野上便披着一層
明艷的色彩，

從河流到山嶽

大地底每一個角落，

你用神奇的觸手

給宇宙以輝煌的裝飾。

在嚴冬底可怕的寒冷裏

生命是禁錮得太久了，

與死亡劇烈地搏鬥着

忍受了不能忍受的悲苦。

人們是如何焦灼地期望

你底迅速的降臨呢。

越過古老的墳塋

與荒涼落莫的漠地，
江水狂嘯而追隨，
太陽也輻射起牠底
無可比擬的熱力，
你畢竟如約地到了。

你使生命蘇醒
把世界從酣睡中拉起，
樹木張臂舞蹈了，
連那草地上的小羔羊
也咩咩地叫出
對於你的撫慰的欣悅。

至於疲憊了的人羣

承受了你底芬芳的喘息

解脫下憂鬱的面紗

睜開睡眠的眼睛

把絕望拋撇於昨宵

狂歌着再生的曲調。

我是初來的

鍾瑄

我是初來的

海邊有拾貝的少女

我是初來的

我最初看見

從遼闊的海的彼岸

所昇起的無比溫暖的、美麗的黎明

——它純潔的白光

照着少女彎曲而裸赤的身體

我是初來的

我最初看見

生活在海邊的所有的漁民

擲着槍 在海裏捕魚

他們是深愛着這海

而且準備殺戮侵犯這海的敵人

這海 是養育了他們幾代的母親

我是初來的

我最初看見

黎明照在少女的身上

照在漁民的身上

一九三九年

綠色的春天

山
莓

綠色的春天

春天來的時候

我看見樹林在發綠，

河水在發綠，

山岳在發綠，

田野在發綠，

小甲蟲在發綠，

連白鬍的老頭子都在發綠，

綠色的血液

滋潤着辛勞的土壤，

土壤裏生出來的

是綠色的希望！

紅色的知更鳥

冰雪融消的日子

我看到紅的知更鳥

帶着快樂的歌聲飛來，

在透着綠意的柳樹上

渾身燃燒得像一粒紅色的火種，

而那歌聲也是助燃的，

在藍天底下

點燃着人們的戰鬪的情緒。

蒲公英

在辛勞的土地上

繁植着各色的蒲公英，

像杜娟花一樣的，

有着過度的喜悅

和紅色的笑！

當春風吹解了河凍，

而蒲公英也是更豔麗的時候，

人們的心頭上

將穿起了一串快樂的記憶。

河岸上

純樸的河岸

披着綠衣，

對着河水笑了，

笑得那麼深情，

而不淫蕩。

狗奶子，

紅得像小姑娘耳朵上的環子，

又像一排排小紅鈴璫，

多麼愉悅呵！

見過水蓼花嗎？

紅得像火似的，

終天燃燒着水，

使它變成紅色的？

拉繹的人兒，

走過來了啊！

裸露着胸脯，

貼緊着砂石，

腿肚子

都因用力而扭絞起來了，

胳膊上滾着汗珠，

呼吸裏帶着血絲，

佝僂的背脊，
伸長的頸子，
沒有感覺似地，

沿着河岸一步一步地爬過去。

滾車的人

魯沙

你呼號在

那躺在羣山叢裏

也爲自己的脚步所踏成的

廣延的路上的

滾車的人呀！

你的生活是艱苦的，

從那絡滿縐紋的臉上

刻劃着艱苦的命運，

爲了留戀

這艱苦的日子，

你們不能不滾着

那載着

生命重壓的車輪，

終日裏，終日裏，

從遼遠的天邊來，

又滾向遼遠的天邊去呀！

「哎喲，哎喲……」

你們的喉嚨，

是那樣的淒切而瘖啞，

在灰塵飛飄的路上

習慣的哀號着，

你不感到

有細到看不見的血絲

隨着聲音飛出嗎？

而每天，每天，

我愛站立在

那絳色的路上，

聽你這悽切的聲音，

——因為這聲音

為我所熟悉啊，

在運河流過的黑土地帶，

曾在我老父的嘴上響過。

而我的哥哥，

也和你們一樣啊，

讓風砂吹打着面孔，

讓汗液在身上發着酸臭，

讓營養不足的身子

在勞碌裏消瘦……

而每天，每天，

滾着笨重的車輪，

滾去了一個黎明，

又滾去了一個黃昏……

而我——

這大地上不幸的孩子啊，
也和你們一樣的

從那飢餓的路上踏來，
在刻劃着苦難的綫紋上
無法計算

那溜過去的艱辛的歲月。

今天，

我寄旅在這邊荒的山城裏，

對你這我所深愛的遠客，

無力弄口熱水

洗去你臉上

從遼遠帶來的砂土啊！

那只有讓我向你

道聲慚愧的「旅安」吧！

我要用無力的詩句
歌頌你用生命
滾過來的道路……

冬 天

白 莎

正如我愛過

那顆閃亮在夜裏的紅星

在北方底泥土凍裂的路上

我愛過冬天草原的冰雪

那沿着黃河的

中國的草原在落雪，

雪飄落在

轆轤地滾轆過馬車的

北方泥凍的道路，

雪飄落在

那沉浸着在痛苦和剝削裏的

荒漠貧窮的農村，

雪飄落在

那作爲反抗日本法西斯強盜的游擊根據地的

縣延在黃河岸邊的灌木叢……

沿着遼闊的

北方有名的草原地帶

凍結在十二月的

枯涸的河流上

那穿着破爛的羊皮大衣的

我們北方馬車的駕駛者

他們終年艱苦的

讓載重的馬車的輪子

在綵延無盡的泥凍的路上

徐徐的滾過

每天每天的早晨

在那些落過大雪

和暖而又晴朗的日子裏

太陽會從草原的路上滾出來

濃霧迷漫着遼闊的大野

也迷漫着那些深密的

鳥羣拍着翅膀的樹叢

濃霧迷漫着我們行進的道路

而跟在濃霧後面的

是滾來的融融的太陽

那奔波在塞外的

響着銅鈴的駱駝隊

在荒漠的冰雪的路上行走，

天空還閃着紅亮的星星

獨輪車的響聲

已滾在天邊的縣延的道路……

在這裏，有豐富廣大的礦山

金銀，煤塊，和流不盡的石油田，

讓我們底開拓者——

無數的中國工人

勞動的英雄們

以更大的強壯的臂力

推轉着機器的輪子吧？

使那荒涼的地帶

掛滿了冰流和冰條的

枯死的林木叢裏

震轟着鋼鐵的音響

而我們的馳騁在雪野的騎士

——那一顆顆燦爛的銀紅的星星呀

在雪夜的泥凍的小路上行走，

那貧窮而又寂寞的村莊

熱烈的開着游擊小組會

中國的冬天來了

在拔海二千公尺的

西北的高原的路上

我走着而且吟哦着：

你荒涼的新開墾的

游擊隊活躍的地帶呵！

「嚴冬如果來了，陽春還會遙遠嗎？」

我永遠愛着這片荒漠的土地

正如那走過來的寒冷的路上

我所愛過的草原的冰雪

躍進

艾漠

走出了南方

雨

落着……

陰濕的南方。

一九四〇年

走出了那狹窄的

低沉而瘡啞的門檻。

春天，

濃霧的早晨，

野花

紅色的招引——

去遠方啣！

不回頭

那衰頹的小城，

忘記

那些腐蝕的日子

響朗朗地：四個！

在西北的路上

是不倦的

大草原的野馬，

是有耐性的

沙漠上的駱駝。

四個，

在西北的路上，

在迷天的大風砂裏。

山

那麼險，

翻過！

風砂，

揚起我們的笑，
揚起我們的歌！

夜

夜。

西北的苦澀的長夜……

狼，

火紅的眼睛，

點亮在夜的叢莽。

繁星，

夜間——

熟的檸檬。

森林，

黑色

漫天的大幕，

獵人躍進在深處，

獵槍是貪婪的火蛇

吐着爆炸的火舌。

而我們四個

喘息着

摸索向遠方。……

馬車

馬車。

馬車，

不盡的傾流，

在西北的路上……

像吉卜西人

那些駕駛者，

馬車是家屋。

黎明，

從車下翻起身，

粗壯的手臂

擎起鞭子，

紫光

照亮了西北的路，

照亮了他的歌。

車輪，

嘶啞地

滾過高原崎嶇的山野。

黃昏

熬焦了期待，

夜裏，

燒起火堆……

馬羣

憩息在路旁，

倔健的駕駛者的臉

映着火，

粗重的呼吸

豈料和烟草的氣息，

膨脹在夜的胸膛。

我祝他們安眠，
在高原的搖籃裏，
叫大風砂
給他們唱催眠歌……

自己的催眠

艾漠

讓我道一聲「晚安」，
同志，

一天又過去了。

我說

生活就是歌，

應當唱得

更響更響。

像乾一杯葡萄酒，

而且像一個熱戀呢。

我們驕傲

我們的日子！

那麼，

同志

讓我們安睡吧。

叫滿窗的星光

伴我們

告訴延河

搖我們

用他的歌唱。

也告訴土壤

叫他也靜靜安息。

這夜

這夢的谷

這大地……

而且明天

那天空

一定很藍，

——我說。

而且

我說

明天

朝陽來呼喚我們，

他的光，

一定很潤，很濃呢。……

一九四〇年十月卅一日

西班牙

徐
明

1

西班牙

沒有屈服

大砲停止了

槍聲不斷地響着……

瑪德里

黑暗的街道上

人民

呼喊……

槍火

在閃動……

半夜裏

散佈着濃烈的火藥氣

強盜們

不能安穩地躺在沙發上

抽雪茄

就是喝一口西班牙的麥酒

也請他們付出血的代價！

西班牙

沒有失敗

強盜們

不要大搖大擺！

2

秋天了

毒瓦斯消散

田野裏

白鴿子依然在飛

紫葡萄依然掛滿

西班牙

活在人民的心裏

土地和人民的心

是連在一起

弗朗哥

沒有力量可以割斷，

沒有權力可以出賣！

3

那最後決戰的日子

就要到來的

西班牙

在等待。

每一顆不肯屈服的心啊，
都要變成炸彈！

西班牙

還要戰鬪

還要呼喊

西班牙

還要在这个世界上

堂堂地站起來！

種子

羅岡

一隻小鳥從窗外遺落下來一粒種子，
我驚喜地把它檢在手裏，
一粒橢圓的土色的種子，
是從自由世界帶來的種子呢！

從清早放風的當兒，
我偷着用漱口盅盛了一盅泥，
和着希望

我小心地把種子埋了下去。

每天，

我用混濁的洗臉水灌溉它，

雖然是混濁的洗臉水

它卻混同着一顆虔誠的心呀，

每天，

我從牆角端起我的漱口盅，

仔細地矚視着，矚視着，

忍受着同伴們溫情的揶揄，

從來沒有厭倦。

一天，

那種子發芽了，

一彎淡綠色的小東西

開始用奇異的力量

撥開黑色的泥土

窺探着世界。

我快樂地忘情地叫着，

把它端給每一個同伴看，

他們報答我以會心的微笑。

每天，我繼續地灌溉着，

而且把它放在高高地

有鐵絲網罩着的窗台上，

讓它承受那每天短促的陽光。

一天，

讓獄卒看見了，

他打開鐵柵門

叫我拿着我的漱口盅出去，

同伴們以同情的眼光送着我：

「免不了又要吃板條。」

於是我忍不住哭了，

我說：「挨打我是願意的，

可是那顆種子不能丟掉。」

獄卒把我的漱口盅端過去看看，

「傻孩子！」他望着我笑了。

我把我的漱口盅又帶了回來，

而且我也沒有吃「板條」，

同伴們歡喜地安慰我，

我破涕地笑向他們

「自由的種子是不能被毀掉的。」

七月詩叢 (第一集)

我是初來的	胡風(選)	五・〇
向太陽	艾青	二・〇
爲祖國而歌	胡風	二・〇
旗	孫錮	二・五
給戰鬥者	田間	八・〇
無絃琴	亦門	三・五
醒來的時候	魯藜	四・〇
預言	天藍	二・五
躍動的夜	冀沅	三・〇
童話	綠原	三・五
意志的賭徒	鄒荻帆	二・五
北方	艾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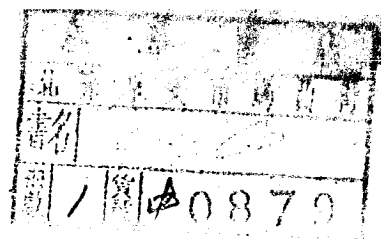
照基本定價一千四百倍發售

本集中之「北方」，印過桂、渝兩版，現已由文化出版社收入文學叢刊，

不再印，但仍存目錄。

外地讀者直接向本社郵購，以八折計算，郵費以及掛號航空另加。





印 齣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七月詩叢

我是初來的

編 者：

胡 風

出 版 者：

希 聖 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 發 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一年七月渝初版（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五月滬再版（三〇〇一—五〇〇〇〇）

#P2

476277

